

张小闯的善举

提起张小闯，在周边几个村庄名气不小，看长相不算俊俏，平时西装革履，手拿公文包，二十几万元的小轿车开着，一派绅士风度。

张小闯这几年在县城承包工程挣了几个钱，每年几十万元的收入，成家立业了，生活美满了，别说在乡下，就是城里人，也没有几个能比得上他的。张小闯生活好了，可他身边以及周边村里还有一些家有重病者、学生上不起学的困难户，他时不时会做些慈善义捐，多者两三万，少者两三千，所以张小闯在村民中威望极高，一提他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，说他是个做生意的料儿，是个有善心的人。

然而，十年前的张小闯，由于不好好学习，高考落榜，复习再考又没有信心，刚刚二十出头，在家干活父母不忍心，出去打工父母不放心。父亲去找在县城做领导的大伯，想让他给小闯安排个工作。可当时正式工没有指标，临时工他又不干，一连跑了好几趟，他大伯也没给他把工作安排妥当。

说起他大伯，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，从基层一步一步脚印升至县局领导，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有出息，从上大学到找工作都非常顺利，没让长辈操心。有人开玩笑地告诉张小闯，可能是你家的老坟风水只发老大家。难道这是真的

吗？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拿自己与大伯家三个兄弟一比，张小闯还真的比不上人家。

张小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，次日亲自登门拜访大伯，把已经编好的词儿说给大伯听：“我找风水先生看了，说咱家的老坟对二门不好，我想找人收拾一下。”大伯一听非常生气：“小小年纪，这个你也相信！那是迷信的东西，可不敢胡来，把入土多年的老人们再折腾得不安生，外人听了会笑掉大牙的！这样吧，你也二十多了，也到了能独立生活、不蹲在家里啃老的年龄了，如果不怕吃苦，我帮你找点工程活儿，让别人引路带你，你看咋样？”张小闯一听，心想这招激将法真管用，就满口答应了大伯的建议。

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两三年下来，张小闯从跟别人搭班到自己独立揽活儿，在不懈努力和辛勤打拼下，靠个人的诚信施工和工程的高质量赢得了客户的信任，七八年走过来，每年几十万元的纯收入很有保障。当他看到乡下还有一些困难户时，也做了很多慈善义举。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我虽然不算有钱，但已脱贫，也非常满足，帮助那些比较困难的人家渡过难关，也算积德行善了。”话虽朴实，但很真诚。

(王跃辉 河南邦杰食品发展有限公司)

季夏的傍晚

办公桌前，我坐东朝西。某天，单位墙外的大树被砍掉了，于是，在快下班的时候，夕阳西下，浅橙色的光芒穿过薄薄的窗帘射进来洒在办公桌上，电脑屏上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突然发现，每天的忙忙碌碌中，竟然少了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和安静的角落，沐浴在这夕阳的余晖里，忘却了很多烦恼。于是决定出去走走，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简单但又丰厚的馈赠。

漫步田野，落日的余晖洒在半人高的玉米棵上，给翠绿的玉米叶染上金黄的光晕，看起来是那样光彩照人，给田野瞬间蒙上了神秘的色彩。路上的老人还有壮年开始了傍晚的锻炼，悠闲地听着唱戏机里传出的小曲，嘴里还随着音乐不时地哼哼，甩鞭的、慢跑的、唱戏的、拉弦的、跳广场舞的，真是不亦乐乎。池塘中的荷花含苞待放，飞舞的蜻蜓捕捉贴水低飞的昆虫嬉戏，在余晖的映照下，简直就是一张张水墨画。

季夏的一天又将过去，太阳落下的那一刻，也是新一天的开始，我们就是这样在日月轮回中，度过了一年又一年。

想着工作上的变化，心里不觉有

点茫然，再寻常不过的村落，就因为是我的故乡，所以我深深地爱着它，曾经几次的调离都被我拒绝了。在这里，每年可以看着成群结队的鸟儿飞过，欣赏秀丽的风景，嗅着各种花香，悠然地观赏着人们的劳作。它让我沉醉，让我爱上这片天空，爱上这片天空下的土地，与土地上辛劳的人们。

特别是夏日的黄昏，烈阳烤红的傍晚，大地散发蒸人的氤氲，淙淙流淌的小溪，给黄昏弹一曲轻音乐，知了的叫声渐渐平息，树枝上慢慢涂上黑漆，预示着又一个世界降临到晒热的栖息地。这是抒发喜怒哀乐的广阔舞台，令人陶醉，令人神往。夏日的傍晚又是那样的长，给乡村笼罩上了一层朦胧、神秘而祥和的暮霭。

这时，不远处传来阵阵蛙声，夕阳的余晖还未褪尽，银盘却不知何时挂上了天空。盘旋于头顶的一团团飞虫，似乎要与行人同归，蟋蟀们已经开始了夜生活，尽情地为人们弹奏着小夜曲，奏响了夏日黄昏的天籁乐章。

回去的路上，天已经黑透，心中想着，这不就是乡愁的记忆吗！淡薄、宁静，我悟得了！

(刘涛 郓城县李楼乡政府)



买瓜

女儿美术班十一点放学，十点多我骑电动车去接她。走到老荷花市场北门时，我和一位开着电三轮的大娘并排堵在路南边，她的车上带着四个大西瓜。见她脚上和车胎上都沾有干泥，车上还有电子秤，看得出是卖瓜的，且瓜是自己种的。

“西瓜多少钱一斤？”我叫住了她。其实家里大个儿小个儿的西瓜都有，可一见到上点岁数的瓜农我还忍不住想要买。“五毛一斤，你要是能要完，就四毛五一斤，这瓜瓢好……”大娘看着我说。我叫住她的那一刻，就是打算把这四个瓜全买的。她按四毛五一斤称好，秤屏上显示三十块零两毛多点。“你给我三十块钱，两毛多不要了。”她真诚地对我说。“大娘，零钱我给您吧，您给我个大袋儿。”“我的大袋子不要钱。”“谢谢您，大娘！”“我谢谢你吧，闺女。你不知道，你买走了这几个瓜，就是帮我忙了，我能早点回去了。”

我让她撑着袋口，我抱着西瓜往里放。她正要扎口时，我对她说：“大娘，天热，你快回家歇着吧，我会扎。”大娘走了。扎口不难，我自

己还真不好往电动车上放，毕竟六十多斤瓜。正琢磨时，只听又是那个大娘的声音：“闺女，看得出你是实在人，我刚才没有给你抬上车就走，瓜又这么重，心里过意不去，就拐回来看看。”卖瓜的大娘又回来了。我听到她的话后，有一种自己的言行被人认可的喜悦感。然后，我俩把西瓜抬到电动车后座上。

到美术班附近，我发现西瓜放错位置了。女儿坐哪儿呢？把西瓜搬下来放到前面踏板上，比刚才难。我看着西瓜，有点发愁。“需要帮忙吗？”我抬头，一位同样接孩子的家长正看着我。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。他说：“你只管抓紧车把，跟我说怎么个放法就行了。”待我刚说完，他拎起几十斤西瓜，放到前面踏板上。“太谢谢您了！”我说。“不值得谢，举手之劳。”他说着走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女儿问我家里有瓜为什么还买，我说今天买瓜是买对了，女儿问我是不是因为便宜，我把从买瓜到学生家长帮忙挪瓜的事跟她叙述一遍，女儿若有所思，说：“噢，我明白什么意思了。”

(赵小会 市经济开发区路庄学校)